

威脅認知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戰略選擇

王順文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郭秉城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系碩士生)

摘要

2022 年中美兩國領導人接連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激起沙烏地阿拉伯未來的政策走向是否受到美中競爭的影響及其發展等討論，甚至有沙國可能靠向中國的主張。本文基於此問題意識，探索沙烏地阿拉伯的戰略選擇，並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動態平衡」研究途徑（即國際體系與「極數」限制了國家採取外部平衡與內部平衡，但是「威脅認知」決定了該國對誰平衡及如何平衡的做法），來分析沙國的戰略走向。過去沙國為美國的重要盟邦，但是在哈紹吉謀殺案後受到影響，這是否足以影響到沙國的走向，抑或只是持續的避險？本文將分為五個部分，包括：前言、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動態平衡論、哈紹吉事件後沙國對於美國與中國的論述分析、威脅認知與沙國戰略，最後作出結論。本文發現，沙國同時受到全球與區域的「極數」影響，因此，在無法確定未來國際體系走向兩極還是多極時，沙國試圖與中國友好增加對美的談判籌碼，但是在威脅認知與區域多極等因素下，仍是以如何平衡伊朗為主。

關鍵詞：沙烏地阿拉伯、美中競爭、新古典現實主義、動態平衡、威脅認知

壹、前言

本文主要探討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國）在美中競爭下的戰略選擇因素，並探索沙國在決定其戰略時，究竟受到何種因素影響為多。美中兩國在沙國的外交競爭與焦點，可以從 2022 年 7 月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 訪問中東揭開序幕，拜登的中東行目的除了「藉由外交與合作促進中東更加的安全與整合」，更希望證明美國與盟邦在伊拉克、伊朗、葉門等地的努力，使中東地區較川普時期更加安全。但是對於沙國的政策，拜登則仍有所保留，比方說他主張不應繼續開「空白支票」的政策，強調不允許任何政府對異議分子域外威脅與騷擾 (extraterritorial threats and harassment)，因此應重新定位 (reorient) 與沙國的關係，在互利與責任並堅持美國價值的原則下，強化與沙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共同解決包括伊朗、敘利亞、恐怖組織、伊拉克、利比亞與黎巴嫩政治僵局等問題，¹ 其中對異議分子的域外威脅與騷擾，所指的就是「哈紹吉謀殺」 (Khashoggi Murder) 一案，² 也是美沙兩國在拜登政府執政後矛盾的原因之一。

另外，中國也積極地希望與沙國深化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22 年 12 月訪問沙國，並與沙國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與 34 項投資協議，甚至還包括美國向來在意的，也就是與華為公司的合作。同時，媒體也比較習近平受到的高規格接待與拜登的低調儀

1. Joe Biden, “Joe Biden: Why I’m Going to Saudi Arabia,”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9,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7/09/joe-biden-saudi-arabia-israel-visit/>>.

2. 哈紹吉 (Jamal Khashoggi) 為曾批評沙國王儲沙爾曼 (Mohammed bin Salman) 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其在 2018 年 10 月於沙國駐伊斯坦堡大使館被謀殺，針對此事件沙國表示為特工擅自行動，但聯合國與美國中情局的報告都認為沙爾曼王儲有下令並指揮此事件。而川普採取支持沙國的立場，但拜登則稱沙國為「被放逐的國家」 (pariah state)，批評沙爾曼王儲，將人道問題置於較優先地位。

式，是否意謂沙國希望藉由與中國的關係，重新確立其在海灣地區的主導地位，也引起外界質疑「新多極世界」的形成，而中國想要「重置全球地緣政治的平衡」。³

在國際政治上，近年來受到國家傳統角色的分殊化、安全提供者（不論是霸權或聯合國）的弱化，甚至是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的挑戰，使得各國對於威脅與安全的概念有所調整，不再是過去大規模的軍隊與嚇阻的威脅認知，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危機處理模式。決策者不僅受到資本(capital)與地緣政治的影響，也產生區域性的差別。⁴也就是說，沙國傳統對美國扈從的策略，可能會產生不同的選項。賀凱(Kai He)所主張的「動態平衡」(dynamic balancing)途徑，意即各國在國際體系與不同的威脅認知影響下，會產生不同的「外部平衡」（形成、增強或擴大同盟，或者弱化對手的同盟）或「內部平衡」（增加自己的經濟能力、軍事力量、聰明的戰略與政治的槓桿）的外交政策。⁵而沙國在面臨美中競爭與區域變化下，所產生的戰略變化，為值得觀察的重點。

動態平衡與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相近，新古典現實主義融合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和國家層次的外交政策決定，主

3. 陳岩，〈習近平訪沙特：中國會否全面取代美國在中東影響力〉，《BBC中文網》，2022年12月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3915592>>。

4. TASAM, “Post-Security Dilemmas, Integrations, Models and Asia,” November 3-4, 2022, TASAM, <https://tasam.org/Files/Etkinlik/File/VizyonBelgesi/IGK8_Vizyon_EN_pdf_4cf611e0-b5f9-4d4e-821a-901fd5082d26.pdf>.

5. Kai He,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in Nina Græger, Bertel Heurlin, Ole Wæver, & Anders Wivel, eds., *Pol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st, Present, Futur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 45-61.

張國際體系中有關無政府狀態、相對獲益及權力平衡的主要角色，但同時考量到內在因素中的國家或個人層次等中介變項。因為外交政策是由決策者制定，因此決策者對於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會影響該國外交政策。⁶準此，本文將探索哈紹吉事件後沙國領導人對於美國與中國的論述走向之差異，進而理解沙國菁英的「威脅認知」與未來政策走向。哈紹吉事件似為沙國對美中態度的分歧點，因此本文將以其作為分析起點，並探索川普時期及拜登時期沙國與美中關係的差異與戰略考量。不過，隨著以哈衝突的發生，未來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也可能受到衝突發展的影響，也因為許多問題仍可能變動，故本文不擬探討以哈衝突後的情勢，此為本文的研究範圍限制。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動態平衡論

本文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動態平衡論，以下先針對兩者分析的主要變項進行說明：

一、極數與動態平衡

有別於新現實主義只看到相對權力分布對國際政治結果的影響力，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更廣泛地分析在無政府狀態下，仍有許多影響決策的不確定因素。⁷特別是新現實主義並沒有提供連結「極」

6.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2005年2月，頁126-127；鄭端耀，〈搶救權力平衡理論〉，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11年），頁73；廖舜右、蔡松伯，〈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問題與研究》，第52卷第3期，2013年9月，頁44。

7.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 Jeffrey W. Taliaferro,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胡曉、潘子陽，〈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的阿富汗反恐

(polarity) 與國家行爲的方法，比方說它可以解釋國家採取外部或內部平衡的方式，但無法解釋為何冷戰期間的中國在美國與蘇聯兩個平衡對象中的選擇問題。

「動態平衡」的觀念綜合華爾茲 (Kenneth N. Waltz) 的權力平衡與華特 (Stephen M. Walt) 的威脅平衡理論，「極」是對國家行爲的直接影響，其次才是中介變項，也就是「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 連結了體系中的極與國家的行爲。國際體系構成了一個常態性的成分（無政府狀態）與一個變動的因素（極），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家的「自助」(self-help) 傾向與平衡的行爲，而極數限制了國家應該要進行外部平衡還是內部平衡，如同華爾茲所說的，從權力平衡的理論來看，我們可以預期國家會作些什麼，採取平衡的行爲是基於何種動機，但是我們無法得知為何與何時國家會如此作為。當然新現實主義的目的也不在於分析「為何上週二某個國家會有特定的行爲」。⁸

但「威脅認知」可以補足這個問題，因為國家會對最有威脅的國家而非最強大的國家平衡，而這個交互影響的關係稱之為「動態平衡」，也就是國家該「如何」平衡。在這個架構下，國家內部的決策仍是「黑盒子」，因此，威脅認知要透過「領導人或菁英的論述」來衡量，甚至是個人的個性、組織的特徵與社會特質，才能拆解此「黑盒子」。動態平衡模式強調國家的平衡策略根據兩個因素：對於體系權力分配的認知與領導者的威脅認知。體系權力分配的認知決定了何種平衡策略，而威脅認知決定了該如何平衡與對誰平衡。這與華爾茲主張不違背，因為他也認為「只有存活受到保障，才會去尋求其他

戰略的轉向—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印度洋經濟體研究》（雲南），第 5 期，2021 年 5 月，頁 67。

⁸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 121-126.

的目標」，⁹國家的威脅認知來自地理距離、歷史經驗、意識形態、文化，甚至宗教因素，整體權力只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在單極體系下，霸權的戰略為「內部平衡」，也就是增加本身的軍事與經濟能力以解決安全的威脅，因為結構的不平等，內部平衡與單邊主義是霸權主要的選項。又由於霸權可以為所欲為，所以也可能採取外部平衡，透過結盟關係來避免其他強權的崛起，這也是為何美國在後冷戰時期，不僅維持高度的國防預算，同時也與歐洲國家或日本強化關係。但是對於非霸權國則要視其威脅來自霸權與否，如果威脅來自霸權，該國只能選擇內部平衡，也就是增強自我的國家能力以面對挑戰，因為權力分布的不平衡，除了霸權之外，很難形成有效的同盟來制衡霸權，只能期待自己能夠跟上霸權，進而制衡。但是若威脅並非來自霸權，則需要霸權的協助，而是否可以對霸權扈從來自於霸權的戰略利益，同時，就算跟霸權結盟，仍會因為與霸權不平衡的權力關係，而感到不舒服與不安全，因此非霸權國主要仍會採取內部平衡，外部平衡則要評估是否可能。¹⁰

在兩極體系下，雖然賀凱認為有敵我之分，因此極數國較可能採取「外部平衡」，但本文反而較認同華爾茲所說的結盟對於霸權來說並不重要。對於非極國而言，外部平衡才是最重要的，除非非極國的威脅來自於兩強，則會採取內部平衡，增強自身實力，如中國在1960年代的作為與不結盟運動。¹¹在多極體系下，因其不穩定的體系，使得國家的行為較難決定，對極數國來說，軍事威脅是來自於其他的極數國，因此「今日朋友可能是明日敵人」，對於非極國來說會

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10. Kai He,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pp. 51-52.

11. Kai He,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p. 54.

陷入太多的選擇，導致在選擇外部平衡或內部平衡上面臨不確定性與困難。¹²

從實存的環境來看，國際體系包括權力平衡與國家互動模式等特徵並非一成不變，但也不會快速變化，因此確實應該要檢視這些中介變項在長期與短期的效果，比方說一個總是變換立場的領導人，相較於有一致性立場的領導人來說，體系因素自然對後者較有解釋力。¹³特別是美國前總統川普上任之後，破壞了許多原先國際關係學界對於美國角色的期待，因而使得包括角色、責任、期待與協議等變項，變成是一個重要的選項。¹⁴

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優點與批評

此種做法最常遇見的批評就是遠離現實主義的典範或是「理論的退化」(degenerative theorizing)，¹⁵也就是通則式(nomothetic)的認識論，「由上而下」的方法，不過梅博爾(Gustav Meibauer)等人認為，

¹² Kai He,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p. 54.

¹³ Gustav Meibauer, Linde Desmaele, Tudor Onea, Nicholas Kitchen, Michiel Foulon, Alexander Reichwein, &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Forum: Rethink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at Theory’s E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3, Issue 1, March 2021, p. 280.

¹⁴ G. John Ikenberry, “Reflections on After Vic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Issue 1, August 2018, p. 7.

¹⁵ Jeffrey W. Legro &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2002), pp. 197-230; Kevin Narizny, “On Systemic Paradig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 Newest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Issue 2, Fall 2017, pp. 155-190.

在理論上的討論本來就是一個摸索過程，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說的「國際關係理論的終結」，而是「新的可能性與探索方向」。¹⁶

本文認為，將領導階層的威脅認知加入，並沒有影響理論的純粹性，反而能夠更確切地分析外交政策，重點是「要談哪些因素」？因為華爾茲也曾經提過：「第三意象描述世界政治的架構，但是如果沒有第一及第二意象，將無法判別決定政策的力量為何，第一及第二意象描述世界政治的力量為何，但如果沒有討論第三意象，也無法確認重要性或預測結果。」¹⁷ 由於決策者是處在一個包括結構與國內過程的雙重壓力，國家的主要利益仍是「存活」，¹⁸ 並受到外在環境所驅動，但也沒有排除「國家的目標可能不同」，同時，雖然競爭會開始在軍事、制度、技術上面相似，但也不會完全相同。¹⁹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途徑雖然並非解釋與預測特定國家在特定時間點的外交政策，因為國家可能在回應體系時會採取不理性的行為，但是當國家沒有跟隨權力的規則時，他們將會被體系所「處罰」。²⁰「國家行為是環境的產物」，如果國際政治是衝突且可能發生戰爭的，國家主要的考量就是它的行為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他國家會如何反

¹⁶ Gustav Meibauer, Linde Desmaele, Tudor Onea, Nicholas Kitchen, Michiel Foulon, Alexander Reichwein, &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Forum: Rethink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at Theory’s End,” p. 270.

¹⁷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8.

¹⁸ Gustav Meibauer, Linde Desmaele, Tudor Onea, Nicholas Kitchen, Michiel Foulon, Alexander Reichwein, &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Forum: Rethink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at Theory’s End,” p. 272.

¹⁹ Gustav Meibauer, Linde Desmaele, Tudor Onea, Nicholas Kitchen, Michiel Foulon, Alexander Reichwein, &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Forum: Rethink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at Theory’s End,” p. 273.

²⁰ Kai He,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p. 55.

應。國際體系仍是無政府狀態，意味著權力與能力的相對分配仍是國家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大戰略的制定會先探索地緣戰略的環境，評估該國家的敵友關係及其他國家的可能反應，在這個階段是不考慮如何動員國內的支持，但影響到如何的程度，則有賴於脈絡、單位層級的因素。惟要實現大戰略則不能避免選民、官僚、軍隊、情報單位等其他影響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因此，決策者必須要動員支持，²¹ 而這部分涉及所謂的政策形成的過程與「政策窗」(policy window)，²² 因此會受到所謂「政治流」的影響，亦即威脅認知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反應。

三、沙國戰略與動態平衡

對沙國戰略而言，「環境的極」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最簡單的例子如烏克蘭，對烏克蘭而言，其所面臨的環境是兩極對抗（西方與俄羅斯），但對於其他國家而言，所面臨的環境則可能是多極。²³ 而對

²¹ Gustav Meibauer, Linde Desmaele, Tudor Onea, Nicholas Kitchen, Michiel Foulon, Alexander Reichwein, &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Forum: Rethink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at Theory’s End,” p. 273。這種假設與新自由主義者類似，但有兩點不同，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大戰略的形成方式認為國家主要在尋求國內民眾的支持，而非自由主義式的國際行為者；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戰略互動的結果，自由主義則強調國家行為在特定偏好改變的結果，它展現了其內政的層次，但外交政策仍會影響其國內政治與制度。

²² 金敦 (John W. Kingdon) 提出的公共政策政策窗，分別受到問題流 (problem stream)、政策流 (policy stream) 與政治流 (politics stream) 匯流而產生的機會點。John W. 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New York: Longman, 2003), pp. 1-280。

²³ Ole Wæver, “Polarity is What Power Does When It Becomes Structure,” in Nina Græger, Bertel Heurlin, Ole Wæver, & Anders Wivel, eds., *Pol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st, Present, Futur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 35.

於如同沙國這樣的區域大國來說，其考量點不僅是如何在美中競爭之下取得最大的利益，也面臨到區域環境多個行為者的競爭關係（如土耳其、以色列、伊朗等），甚至是如何維持在海灣地區的獨強。

沙國為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簡稱 GCC）內的獨強國，也是中東重要的區域行為者。不過，沙國對美國的依賴仍是長期存在，特別是軍備上，雖然沙國花費了許多軍事預算在提升軍備，但是沙國是否能夠不在美國的支持下獨立防衛仍有疑慮，也因此沙國的領導人對於美國是否會放棄其安全角色具有高度敏感性。²⁴

由於美中是否會有「新冷戰」仍在爭辯中，畢竟兩者在意識形態上並沒有如同美蘇之間般的強烈對抗，但是可以預期的是，國際體系將走向兩極或多極，甚至維夫 (Ole Wæver) 主張的「零極」（或「0+X」）。²⁵ 沙國採取外部平衡會是主要的手段，唯一的差異只是「如何選擇」的問題，中東地區不僅受到「物質權力」(material power)，意識形態及全球化、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如恐怖組織）的複雜互動關係也扮演重要角色。

過去在川普時代，沙國領導人願意相信美國仍是一個可靠的夥伴，因為川普願意對伊朗採取「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甚至是採取行動。但拜登上臺後，沙國的區域政策明顯不再完全跟隨美國，與伊朗官員舉行多輪的秘密會議，討論葉門衝突。另外，拜登政府解密哈紹吉事件，認為「沙國的王儲沙爾曼同意伊斯坦堡的行動」，也引起沙國強烈的反應，因此沙國除改善其與土國關係，同時

²⁴ Adel Abdel Ghafar & Silvia Colomb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Towards A New Pat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212.

²⁵ Ole Wæver, “Polarity is What Power Does When It Becomes Structure,” p. 36.

強化與中國關係，有學者認為沙國採取避險的策略。²⁶

也因為此議題的重要性，有許多學者分析美中競爭下的沙國戰略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關聯性，比方說富爾頓 (Jonathan Fulton) 認為中國與沙國的關係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的成長與發展，也包括國際政治的利益考量，沙國作為 GCC 的最大國，加上伊斯蘭的因素，也可能對新疆的政治產生影響力；²⁷ 另外，伍瑞克森 (Kristian Ulrichsen)²⁸ 強調領導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沙爾曼王儲的角色；²⁹ 亞當 (Éva Ádám) 則是從沙國菁英對於伊朗的威脅認知談起，特別是沙爾曼王儲所代表這一代領導人的「反什葉派」現象，因為美國的安全保證不再是必然，因此中東地區對沙國的菁英來說，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導致沙國必須要有所作為，對抗伊朗的勢力擴散。³⁰

本文認為，動態平衡的模式可以提供「第一刀」(first-cut) 的解釋，分析總體國家政策選項的趨勢，但需要更多的學者進行「第二

²⁶ Sameena Hameed, Md Muddassir Quamar, & P. R. Kumaraswamy, *Persian Gulf 2021-22: India's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 359-360.

²⁷ Jonathan Fult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11.

²⁸ Kristian Ulrichsen, “Evolving Threat Perceptions and Changing Regional Dynamics in a ‘Post-GCC’ Era,” in Mahjoob Zweiri, Md Mizanur Rahman, & Arwa Kamal, eds., *The 2017 Gulf Cris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pp. 131-144.

²⁹ Kristian Ulrichsen, “Evolving Threat Perceptions and Changing Regional Dynamics in a ‘Post-GCC’ Era,” p. 142.

³⁰ Éva Ádám, “Popular Sentiments and Elite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Gulf: Iran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in Saudi Arabia,” in Mahjoob Zweiri, Md Mizanur Rahman, & Arwa Kamal, eds., *The 2017 Gulf Cris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pp. 159-160.

刀」解釋，也就是國家外交政策的面向。³¹因此，在這個脈絡之下，領導人的意象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分析焦點。所謂領導人意象，包括他的信念及對於外交政策執行的意向，會影響到其對於體系因素的認知，³²並且可以從其相關的論述來證明，不過，領導人的意象也可能具有「意識形態偽裝」(ideological disguises)及其與政策結果連結性上的困難度。³³因此，觀察論述的重點在於「改變」及戰略的關係，但無法解釋因果關係，相對地，結構可能可以看出持續性。³⁴本文認為，哈紹吉事件是觀察沙國領導人意象與威脅認知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此，下一個部分將比較哈紹吉事件後沙國領導人的論述差異。

參、哈紹吉事件後沙國領導人對美中論述的走向

在探討沙國領導人對美中論述的走向時，有必要先說明沙國整體大戰略的改變，其實沙國在 1970 年代最著名的是「雙柱外交」(Twin Pillar Diplomacy)，其威脅認知主要來源為伊拉克，因此期待由區域外的行為者來維持現狀，並避免區域霸權的形成，不論是 1970 年代透過支持伊朗制衡伊拉克，並藉由美國來制衡伊朗，或者是 1980 年代支持伊拉克對伊朗發動戰爭，並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乃至於 1990 年代與伊朗關係和緩以制衡伊拉克，都是沙國藉由與美國的關係，維持區域平衡的整體戰略。³⁵

³¹Kai He,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p. 57.

³²Zenonas Tziarra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Lausanne Syndrom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Cham: Springer, 2022), p. 26.

³³Zenonas Tziarra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Lausanne Syndrom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p. 27.

³⁴Hasan Yükselen, *Strategy and Strategic Discours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11.

³⁵Luíza Cerioli, “Saudi Arabian Strategy Reassessment Since 2003: The

但從美國 2003 年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後，隨著美國布希總統強調「民主」所導致伊拉克與區域的不穩定，以及歐巴馬時期轉向亞洲的政策，都給予沙國王室「美國在此區域的權力與意願都有所限制」的強烈感覺，加上對伊朗逐漸增加對區域事務的干預感到焦慮，甚至認為美國可能會為了限制伊朗而犧牲沙國王室的利益，因此開始呼應由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 (Abdullah II) 於 2004 年所提出的「什葉月彎」 (Shia crescent) 的論述，³⁶ 認為應該圍堵伊朗以維持現狀，並認為阿拉伯之春是塑造沙國成為阿拉伯世界領袖的機會，因此當時沙國的阿布杜拉國王強調區域主義、強化伊朗的擴張對區域秩序的風險，並將自己塑造成「溫和的阿拉伯」 (moderate Arabs)，反對核子計畫、反對伊朗干預伊拉克與黎巴嫩、譴責敘利亞與伊朗的聯盟，同時批評巴勒斯坦相關組織的過度激進化。整體而言，就是採取「更阿拉伯中心」的言論、宗派主義的立場與更獨立於美國的做法，並將沙國塑造成區域強權。³⁷

但是國際體系中的美中競爭關係，是否會改變長期以來的戰略？特別是對美國期待的落空，是否會導致沙國更靠近中國？以下將分別從沙國對美與對中論述進行分析，並比較川普時期與拜登時期的差異。

36.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Leadership Via Neoclassical Realist Lenses,”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26, No. 3, June 2023, pp. 291-292.

37. 2004 年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提出一個從貝魯特延伸到波斯灣的「什葉月彎」意識形態，從該時間點起，此名詞成為一個重要的論述，請見崔進揆，〈衝出封鎖線？伊朗與「什葉新月」勢力之建構〉，《歐亞研究》，第 1 期，2017 年 10 月，頁 33。

37. Luíza Cerioli, “Saudi Arabian Strategy Reassessment Since 2003: 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Leadership Via Neoclassical Realist Lenses,” pp. 295-297.

一、哈紹吉事件後沙國領導人對美國論述的走向

(一) 川普執政時期：仍以美國為主軸

在哈紹吉事件發生前，沙國仍以伊朗為主要競爭對象，延續上一個階段的戰略，希望將沙國塑造成區域強權，比方說當被問到伊朗有發展核武傾向，並與其在伊斯蘭世界競爭，沙爾曼王儲就曾表示：「沙國不想獲得任何核彈，但毫無疑問地，如果伊朗研製出核彈，我們將會盡快效仿。」³⁸

2018年哈紹吉事件發生後，雖然沙國受到許多的抨擊，但川普仍表示：「美國會繼續成為沙國堅定的夥伴，以確保美國、以色列和該地區其他夥伴的利益。」³⁹同時，川普與沙爾曼王儲在2019年電話中也強調：「沙國在確保中東地區的穩定、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及人權問題上的關鍵作用。」⁴⁰

川普也願意提供沙國更多的安全保護，雖然在2018年底的葉門衝突中，因哈紹吉事件導致美國停止為沙國空中加油，⁴¹但川普於2019年隨即向沙國出售武器，且當沙國石油設施遭到襲擊時，川普

³⁸ “Saudi Crown Prince Says Will Develop Nuclear Bomb If Iran Does: CBS TV,” *Reuters*, March 16,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iran-nuclear-idUSKCN1GR1MN>>.

³⁹ Alex Ward, “Why the US Won’t Break Up With Saudi Arabia Over Jamal Khashoggi’s Murder,” *Vox*,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vox.com/2018/10/18/17990546/trump-jamal-khashoggi-saudi-arabia-history-murder>>.

⁴⁰ John Harney, “Trump Talks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Despite Uproar Over Jamal Khashoggi’s Killing,” *Time*, April 9, 2019, <<https://time.com/5567185/donald-trump-phone-call-mohammed-bin-salman-khashoggi>>.

⁴¹ Courtney Kube & Dan De Luce, “U.S. to Stop Refueling Saudi-coalition Planes in Yemen, Officials Say,” *NBC News*, November 10, 2018, <<https://www.nbcnews.com/news/investigations/u-s-stop-refueling-saudi-coalition-planes-yemen-officials-say-n934726>>.

也同意部署美軍作為防禦用途，艾斯培 (Mark Thomas Esper) 在與沙爾曼王儲的通話中表示：「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協助沙國自我防衛，且必須遏止伊朗破壞區域穩定的侵略性政策。」並加大對伊朗施壓。⁴² 2020 年更向沙國提供 1,000 多枚地對空和反艦導彈，以及價值 2.9 億美元的 GBU-39 彈藥及設備。⁴³

相對而言，沙爾曼王儲也表達對美方的支持，特別是在美軍擊殺了伊斯蘭國領導人巴格達迪 (Abu Bakr al-Baghdadi) 時，沙爾曼王儲認為「特種部隊的行動是打擊極端主義歷史性的一步」，同時沙國外交部也讚賞美國政府努力追捕扭曲伊斯蘭教真實形象的恐怖組織成員，並主張沙國將繼續與其盟友，特別是美國一起努力打擊恐怖主義。⁴⁴ 在 2019 年的 G20 峰會中，沙爾曼王儲更表示：「我們在政治、安全、軍事、經濟等方面取得了許多偉大成就，特別是以前從未取得過的成就。……我相信這將為我們兩國作出貢獻，有利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及兩國的安全。因此，總統先生，我們希望作得更多。」⁴⁵

⁴² “HRH the Crown Prince Receives Phone Call from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September 25, 2019, *Saudi Press Agency*, <<https://www.spa.gov.sa/en/05831a35ac>>; “Saudi Oil Attack: All the Latest Updates,” *Al Jazeera*, September 30,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9/30/saudi-oil-attack-all-the-latest-updates>>.

⁴³ Julian Borger, “US Approves Sale of \$290m in Bombs to Saudi Arabia,” *The Guardian*, December 30,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dec/30/us-approves-sale-of-290m-in-bombs-to-saudi-arabia>>.

⁴⁴ “World Reacts to Death of ISIL Leader Abu Bakr al-Baghdadi,” *Al Jazeera*, October 29,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10/29/world-reacts-to-death-of-isil-leader-abu-bakr-al-baghdadi>>.

⁴⁵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Crown Prince Mohammad Bin Salman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efore Working Breakfast,” June 28, 2019, *The White House*, <<https://trumpwhitehouse>>.

同時，沙國也願意支持美國在和平倡議的努力，主張「沙國重申支持旨在為巴勒斯坦達成公正和全面解決方案的一切努力」，⁴⁶且「沙國希望看到基於阿拉伯和平倡議的巴勒斯坦問題，得到公平和永久的解決」。⁴⁷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對沙國而言，伊朗仍是沙國的主要威脅認知，而因為川普總統的支持，沙國也願意在保障巴勒斯坦權益的前提下，與以色列進一步和解，美國也願意提供其安全上的保障。

（二）拜登執政時期：維持以國家利益為主的整體戰略

拜登在其競選期間就曾以對沙國強硬言論，特別是「被放逐的國家」一說備受關注。⁴⁸而拜登上臺後，則在包括葉門、以巴衝突及俄烏戰爭等議題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不過仍是以伊朗的威脅認知為沙國主要的關心焦點，沙爾曼王儲表示：「我們與拜登總統的政策九成一致，並希望以某種方式加強這項政策……我們與美國的分歧大約一成，我們試圖消除風險並達成諒解，美國是我們 80 多年來的合作夥

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crown-prince-mohammad-bin-salman-kingdom-saudi-arabia-working-breakfast-osaka-japan/>.

⁴⁶ Omri Nahmias, “Saudi Arabia, Egypt, Qatar, UAE Welcome Trump Peace Plan,”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9, 2020,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saudi-arabia-egypt-qatar-uae-welcome-trump-peace-plan-615752>>.

⁴⁷ “Saudi Arabia Tells US It Wants Fair Solution for Palestinians,” *Al Jazeera*, September 7,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9/7/saudi-arabia-tells-us-it-wants-fair-solution-for-palestinians>>.

⁴⁸ Nic Robertson, “Saudi Arabia Preferred A Trump Win. Their Fears of a Biden Presidency May Be Well-founded,” *CNN*, November 9,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09/world/saudi-arabia-trump-biden-presidency-analysis-intl/index.html>>.

伴。」⁴⁹ 足見其對於美國仍希望以合作為主。

但拜登上任後，美國從伊拉克、科威特、約旦和沙國等國撤回約八套愛國者反飛彈系統，並將薩德系統撤出沙國，減少人員配置，⁵⁰ 因此圖爾基親王 (Turki bin Faisal Al Saud) 表示，沙國雖然偏好美國的協助，但也尋求其他國家支持加強其防空能力，抵禦伊朗和胡塞武裝聯盟襲擊的協助。⁵¹ 再者，美國終止對打擊胡塞武裝聯盟的支持，也暫停對沙國出售兩批價值高達 7.6 億美元的精確制導彈藥，雖然最後還是出售了 280 枚空對空導彈，但已經使兩國關係受到影響。⁵²

2022 年 2 月拜登與沙爾曼國王 (King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⁴⁹ Dale Gavlak, “Saudi Crown Prince Calls Kingdom, US Partners Despite Differences,” *VOA*, April 28, 2021, <https://www.voanews.com/a/middle-east_saudi-crown-prince-calls-kingdom-us-partners-despite-differences/6205162.html>.

⁵⁰ Gordon Lubold, Nancy A. Youssef, & Michael R. Gordon, “U.S. Military to Withdraw Hundreds of Troops, Aircraft, Antimissile Batteries From Middle Ea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military-to-withdraw-hundreds-of-troops-aircraft-antimissile-batteries-from-middle-east-11624045575>>.

⁵¹ Abigail Ng, “Saudi Prince Says the U.S. Should Not Withdraw Patriot Missiles from Saudi Arabia,” *CNBC*, September 9, 2021, <<https://www.cnbc.com/2021/09/09/saudi-prince-us-should-not-pull-patriot-missiles-from-saudi-arabia.html>>.

⁵² Andrew England, Samer Al-Atrush, & Simeon Kerr, “Saudi Arabia and UAE Push for More Security Support from US,” *Financial Times*, March 25,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7dc6dc40-358f-4e30-8e60-b0e36ba27064>>; Joe Gould & Aaron Mehta, “Boeing, Raytheon Missile Sales to Saudi Arabia Paused by Biden Administration,” *Defense News*, February 5, 2021,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mideast-africa/2021/02/05/boeing-raytheon-missile-sales-to-saudi-arabia-canceled-by-biden-administration/>>.

Saud) 的通話中，雖然重申了兩國的長期夥伴關係，但沙國表示：「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他們與華盛頓的關係已經惡化，且他們希望干預葉門內戰獲得更多支持。」⁵³ 沙爾曼王儲更在採訪中表示：「簡單地說，我不在乎拜登是否誤解……他應該考慮美國的利益。」⁵⁴ 雖然似乎留有餘地，但已經顯示兩國在葉門問題上已有不同意見。

不過，有鑑於伊朗的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Jacob Jeremiah Sullivan) 表示：「我們譴責胡塞武裝聯盟對沙國民用基礎設施襲擊……該恐怖攻擊是在伊朗的支持下所發起。」⁵⁵ 因此，美國仍於 2022 年 3 月轉讓了大量的愛國者飛彈以因應胡塞武裝聯盟在葉門的攻擊。⁵⁶

但是兩國的關係又因為石油是否減產問題再度惡化，2022 年 10 月沙國不顧美國的反對，計畫大幅減產石油。⁵⁷ 沙國官方堅稱減少石

⁵³ Dion Nissenbaum, Stephen Kalin, & David S. Cloud, “Saudi, Emirati Leaders Decline Calls With Biden During Ukraine Cr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udi-emirati-leaders-decline-calls-with-biden-during-ukraine-crisis-11646779430>>.

⁵⁴ Graeme Wood, “Absolute Power,” *The Atlantic*, March 3,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4/mohammed-bin-salman-saudi-arabia-palace-interview/622822/>>.

⁵⁵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Houthi Attack Against Saudi Arabia,” March 20, 2022,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20/statement-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houthi-attack-against-saudi-arabia-2/>>.

⁵⁶ David S. Cloud, “U.S. Sends Patriot Missiles to Saudi Arabia, Fulfilling Urgent Reque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1,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sends-patriot-missiles-to-saudi-arabia-filling-an-urgent-request-11647822871>>.

⁵⁷ David Sheppard & Derek Brower,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Plan Deep Oil

油產量「是經濟上考量」，因央行加息和擔憂全球經濟衰退加劇，故以此措施來穩定能源市場。⁵⁸但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指出，沙爾曼王儲私下威脅稱，如果美國對石油減產進行報復，將從根本上改變美國與沙國數十年的關係，並給美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並聲稱「將不再與美國政府打交道」，承諾「對華盛頓經濟產生重大後果」。⁵⁹不過，沙國仍沒有停止對美的相關採購，2023年3月，沙國仍向美國購買121架近370億美元的波音787，⁶⁰足見對沙國而言，經濟與安全的維持仍是其主要的關心焦點，對於油價與伊朗的威脅，沙國雖強化其自主性，但美國也沒有因此改變作為，對於其他部分（如以巴問題、反恐等），則為次要關心的焦點。從上述的論述調整上，我們可以看出，沙國王室雖然對於美國有較為獨立的外交政策，但是並沒有因此自主性的提高而真正有戰略的轉向，包括在胡塞攻擊的威脅時，其仍呼籲美國應該扮演角色，甚至近期的以巴衝突亦然。

二、哈紹吉事件後沙國領導人對中國論述的走向

（一）川普執政時期：主要仍是利益的交換

沙國與中國在川普執政時期的關係，主要在哈紹吉事件後開

⁵⁸“Cuts in Defiance of U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5,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476d8174-1ad5-4dbe-8092-37853b2a7673>>.

⁵⁹“‘Troubled Marriage’: Oil Spat Unlikely to Break US-Saudi Ties,” *Al Jazeera*, October 19,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0/19/oil-spat-unlikely-to-break-us-saudi-ties>>.

⁶⁰John Hudson, “Saudi Crown Prince Threatened ‘Major’ Economic Pain on U.S. Amid Oil Feud,”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8,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06/08/saudi-arabia-cut-oil-production/>>.

⁶¹Antony J. Blinken, “Saudi Arabia’s Purchase of Boeing Aircraft,” March 14, 202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saudi-arabias-purchase-of-boeing-aircraft/>>.

展，最著名的就是 2019 年 2 月時沙爾曼王儲的訪中行程，不過如前所述，這段期間因為川普對於沙國仍給予許多承諾，因此，沙國與中國的關係主要仍是利益的交換，不過也因為中國與沙國都受到西方有關人權議題的批評，使得雙方都有政治支持的需求。

在此次訪中行程中，中方外交部將哈紹吉事件定位成「一場悲劇」，習近平也表示「雙方應該推動中東反恐合作及去極端化的合作」，沙爾曼王儲也作出進一步符合中方期待的回應，包括：「中國為重要的戰略夥伴」、「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尊重並支持中方維護自身安全、採取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的權利」。⁶¹

不過，在具體合作上還是以雙方利益為主，雙方簽署了 100 億美元的煉油和石化項目合作，⁶² 以及總價值 280 億美元的 35 項經濟合作協議。⁶³ 沙國外交部部長阿薩夫 (Ibrahim Abdulaziz Al-Assaf) 與王毅會面時也表示：「沙中兩國元首頻繁交往，增進了兩國互信，推動政治、投資、經貿等各領域合作達到新水平。」⁶⁴ 兩國在 2019 年進出口貿易額達 760 億美元，2020 年受疫情影響降為 590.76 億美元（請見表 1），但中國仍為沙國進出口排名第一的經濟夥伴。

⁶¹ “Saudi Crown Prince Defends China’s Right to Fight ‘Terrorism’,” *Al Jazeera*, February 23,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2/23/saudi-crown-prince-defends-chinas-right-to-fight-terrorist>>; Charlotte Gao, “Chinese President and Saudi Crown Prince Hold a ‘Win-Win’ Meeting,” *The Diplomat*, February 23,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2/chinese-president-and-saudi-crown-prince-hold-a-win-win-meeting>.

⁶² Michael Standaert, “Saudi Arabia Strikes \$10bn China Deal,” *Al Jazeera*, February 22,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19/2/22/saudi-arabia-strikes-10bn-china-deal>>.

⁶³ Charlotte Gao, “Chinese President and Saudi Crown Prince Hold a ‘Win-Win’ Meeting.”

⁶⁴ 〈王毅會見沙特外交大臣阿薩夫〉，《新華網》，2019 年 9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9/26/c_1125043105.htm>。

表 1 沙國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額

| 時間 | 對美貿易 (金額 / 占沙國對外貿易排名) | | 對中貿易 (金額 / 占沙國對外貿易排名) | |
|----------------|--|--|---|--|
| | 進口 | 出口 | 進口 | 出口 |
| 2019 (川普任期) | 189.36 億美元 / 2 | 130.71 億美元 / 6 | 281.47 億美元 / 1 | 479.03 億美元 / 1 |
| 2020 (川普任期) | 147.03 億美元 / 2 | 82.71 億美元 / 6 | 270.78 億美元 / 1 | 319.98 億美元 / 1 |
| 2021 (拜登任期) | 161.43 億美元 / 2 | 142.68 億美元 / 6 石油以外產品為 29.26 億美元 | 302.29 億美元 / 1 | 509 億美元 / 1 石油以外產品為 96 億美元 |
| 2022 (拜登任期) | 173.31 億美元 / 2 | 232.27 億美元 / 5 石油以外產品為 33.06 億美元 | 397.93 億美元 / 1 | 666.34 億美元 / 1 石油以外產品為 99.63 億美元 |
| 2023 (拜登任期) | 188.19 億美元 / 2 | 155.96 億美元 / 6 石油以外產品為 27.58 億美元 | 433.38 億美元 / 1 | 531.45 億美元 / 1 石油以外產品為 76.09 億美元 |
| 2024 第一季 | 43.20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 46.92 億 美元低 / 2 | 33.74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 43.99 億 美元低 / 6 | 111.83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 106.38 億美元高 / 1 | 115.8 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 137.8 億 美元低 / 1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Trade 2023,” November 30, 2023,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https://www.stats.gov.sa/sites/default/files/ITR%202023E.pdf>>。

說明：原始資料單位為里亞爾 (Riyals)，因本文行文均以美元為主，為求統一與表格簡化，由作者自行換算成美元，以 1 里亞爾等於 0.27 美元計算。另外，有關「石油以外產品」，沙國統計總局於 2020 年之前只有按運輸形式等統計，並未依照國家別計算，因此只有 2021 年以後資料。

(二) 拜登執政時期：中國作為另外一個可能選項

2021 年 7 月沙國外交部部長費瑟 (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 會見王毅時表示：「沙國願意搭建溝通橋梁……並加強與中國溝通關於

阿富汗與伊朗核問題，拓展多邊領域合作。」⁶⁵ 2022年4月，沙爾曼王儲更進一步強調「中國為沙國的重要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高度重視發展對中關係」、「反對干涉內政」、「沙方願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簽署沙國『2030願景』同共建一帶一路對接協議，深化經貿、交通、基礎設施、能源等領域合作」與「沙方願同中方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協調，支持中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正義立場」。⁶⁶ 有別於川普執政時期的外交辭令居多，此處更強調了與一帶一路的對接關係，沙爾曼王儲在習近平訪沙時更強調「此次沙中峰會確立了兩國的新階段」，兩國簽署了價值296億美元的協議，且沙國發出了不會任由美國擺布的信號。⁶⁷

同時，伊朗與沙國在中國斡旋下關係正常化，在三方聯合聲明中表示兩國重開使館、不干涉內政，並加強雙邊關係。⁶⁸ 同時，相關領導人對於國際社會的想像，也顯現出對於多極社會的期待，比方說沙國投資部部長法利赫 (Khalid Al-Falih) 表示：「沙國將中國視為多極世界的重要合作夥伴。」⁶⁹ 沙爾曼國王也表示：「與中國競爭不如與

⁶⁵ “China, Saudi Arabia Reaffirm Friendship, Anti-pandemic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Xinhua News*, July 16, 2021, <http://www.news.cn/english/2021-07/16/c_1310064701.htm>.

⁶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習近平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通電話〉，2022年4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zxw/202204/t20220415_10668503.shtml>。

⁶⁷ Shehab Al-Makahleh & Giorgio Cafiero, “As US Watches On, China-Saudi Relations Grow in Importance,” *Al Jazeera*, December 8,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2/8/analysis-president-xi-jinping-comes-to-riyadh>>.

⁶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沙特阿拉伯王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三方聯合聲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年3月1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311/c64387-32641744.html>>。

⁶⁹ Natasha Turak, “Saudi Arabia and China are Part of A Multipolar World

中國合作。」⁷⁰ 儘管沙國與伊朗的關係趨於和緩，但在實質上的效果仍有待觀察。以經貿發展為例，至 2023 年底止，沙國對伊朗仍維持零出口，只有進口伊朗約 100 萬里亞爾（約 26 萬美元）的少數商品，正常化頂多舒緩了兩國因為葉門衝突以來的緊張情勢，特別是在以色列與哈瑪斯衝突後，沙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方向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與伊朗統一陣線；⁷¹ 又或者如沙國雖然解除了伊朗人赴麥加朝覲的禁令，但伊朗仍因「航班的技術問題」取消，且雙方並未解釋何時恢復，⁷² 足見雖然在中國的斡旋下促進了雙方交流的正常化，但實質的效果仍有限。

不過，沙國對中的軍備採購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以減少對美國的單方面依賴。2016 年至 2020 年沙國對中的軍購，較 2011 年至 2015 年增加了 386%；⁷³ CNN 也在 2021 年報導沙國正在中國的幫助下自

Order, and Their Mutual Interests Are ‘Strong and Rising,’ Minister Says,” CNBC, June 13,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6/14/china-and-saudi-arabia-are-part-of-a-multipolar-world-order-minister.html>>.

⁷⁰ Aziz Ei Yaakoubi & Maha El Dahan, “Saudi Arabia Seek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gnores’ Western Worries,” Reuters, June 1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gcc-china-free-trade-deal-must-protect-emerging-gulf-industries-saudi-minister-2023-06-11/>>.

⁷¹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Trade 2023”; Ali Fathollah-Nejad & Amin Naeni, “Iranian-Saudi Normalization One Year On: Tactical Accommodation or Strategic Partnership?” *Global Policy*, March 28, 2024, <<https://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28/03/2024/iranian-saudi-normalization-one-year-tactical-accommodation-or-strategic>>.

⁷² David Ottaway, “Saudi-Iranian Relations Restored but Remain Tense,” March 9, 2024,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saudi-iranian-relations-restored-remain-tense>>.

⁷³ Dore Feith & Ben Noon, “How Biden Can Reverse China’s Gains in Saudi Arabia,” *FP*, July 7,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7/biden-china-saudi-arabia-oil-missiles/>>.

製彈道飛彈。⁷⁴不過，雖然軍備採購提升，但沙國的軍購有78%還是來自美國。⁷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貿往來上，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一直都是沙國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名，2021年的兩國貿易金額達約811億美元，2022年上半年，沙國透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了55億美元的投資和契約，超過任何其他國家，⁷⁶2022年進出口總額達近1,160億美元，成為中國首個在中東的千億級美元的貿易夥伴。⁷⁷而在2022年沙中峰會期間，兩國簽署了20多項約292.6億美元的初步協議，⁷⁸2023年兩國亦在商業論壇上簽署了10多項價值超過13.3億美元的合作協議，⁷⁹且沙國批准加入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⁷⁴Zachary Cohen, “CNN Exclusive: US Intel and Satellite Images Show Saudi Arabia Is Now Building Its Own Ballistic Missiles with Help of China,” CNN, December 23,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12/23/politics/saudi-ballistic-missiles-china/index.html>>.

⁷⁵Pieter D. Wezeman, Justine Gadon, & Siemon T.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2,” March 2023, SIPRI,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23/sipri-fact-sheets/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2022>>.

⁷⁶Duncan Bartlett, “China and Saudi Arabia: A Partnership Under Pressure,” *The Diplomat*, November 20,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1/china-and-saudi-arabia-a-partnership-under-pressure/>>.

⁷⁷〈沙特是中國在中東地區首個千億美元級貿易夥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3年7月31日，<<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30731/1052185112.html>>。

⁷⁸“Saudi Arabia and China... Long History, Bright Future Prospects,” *Saudi Press Agency*,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spa.gov.sa/en/36c26cde68g>>.

⁷⁹“Saudi Arabia Inks \$1.33bn Worth of Housing, Infrastructure Deals With China,” *The Cradle*, August 17, 2023, <<https://new.thecradle.co/articles/saudi-arabia-inks-133bn-worth-of-housing-infrastructure-deals-with-china>>.

Organization, SCO),⁸⁰ 雙邊貿易額雖略降為 965 億美元，但仍是主要貿易夥伴。但從表 1 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在金額上，中國似乎遠超於第二名的美國，但是若扣除沙國對於中國的石油與天然氣出口金額，則沙國對中出口 2021 年為 96 億美元、2022 年為 99.63 億美元、2023 年為 76.09 億美元，相較於對美出口的 29.26 億美元、33.06 億美元與 27.58 億美元，就顯得沒有帳面上的那麼重要。這也顯示，扣除石油的出口外，中國反而將其產品大量出口至沙國（2023 年 433.38 億美元），某種程度也代表著中國對石油的依賴及所謂的「石油進口中東化」，⁸¹ 與美國對於能源多樣化而不再完全依賴中東的現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沙國也未必那麼地依賴中國市場，畢竟從石油以外的出口項目中，沙國的產品也仍以塑膠與石化產物居主力。

不過，沙國仍願意配合中國的訴求，比方說在領土與主權議題方面，沙國基本上支持中國，包括 2009 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與 2014 年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襲擊事件，⁸² 沙國都譴責他們為「恐怖分子」。⁸³ 在 GCC 中也是一樣，2022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合作與發展峰會聯合聲明」中，提及的內容包含：「主權

⁸⁰ 松仁，〈沙特政府全面提升與北京關係 批准加入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VOA》，2023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riyadh-joins-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20230329/7027088.html>>。

⁸¹ 鄒磊，《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74。

⁸² Xiaolin Duan & Shafi Aldamer, “The Saudi Arabia-China Relationship at a Crossroad: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nalysis,”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22, p. 119.

⁸³ Michael Clarke, “China and the Uyghurs: the ‘Palestinization’ of Xinjiang,”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2, No. 3, September 2015, p. 138; Xiaolin Duan & Shafi Aldamer, “The Saudi Arabia-China Relationship at a Crossroad: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nalysis,” p. 119.

完整」、「深化合作」、「促進對話」與「反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等，⁸⁴ 上海合作組織也是以不干涉內政為其價值的規範，⁸⁵ 體現中國所重視的議題與沙國的回應。2023年10月，沙國與中國舉行「藍劍2023」聯合軍演，⁸⁶ 展現沙國既偏向美國也與中國交好的戰略選擇。

肆、威脅認知與沙國戰略

一、沙國對美中論述走向的差異

美國與沙國的長期關係乃沙國為美國利益服務，美國則提供沙國必要的安全和保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其政權之生存是依賴於美國的，⁸⁷ 但亦有學者認為，與其說兩國有深厚的友誼與戰略夥伴的關係，不如說兩國的關係其實是一種交易性質的、物質導向的，而共同利益與地緣政治足以維持這種聯盟。⁸⁸ 由本文的論述討論來看，在川

⁸⁴ Secretariat General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tatement of the Riyadh Summit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GCC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udi Press Agency*, December 9, 2022, <<https://www.spa.gov.sa/en/20a265ac44u>>.

⁸⁵ Michael Clarke, “China and the Uyghurs: the ‘Palestinization’ of Xinjiang,” p. 137.

⁸⁶ 〈中國與沙特聯合舉行「藍劍 -2023」軍演 凸顯沙國遊走中美之間的槓桿外交〉，《VOA》，2023年10月8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israel-saudi-china-joint-military-exercise-2023-100723/7301086.html>>。

⁸⁷ Zahra Aghamohammadi & Ali Omidi, “The Prosp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s Relations In Light of the Khashoggi Murder,” *Journal of World Socio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4, October 2018, pp. 616-624.

⁸⁸ “Biden Disputes Saudi Minister’s Account of Meeting with MBS,” *Al Jazeera*, July 17,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17/biden-disputes-saudi-ministers-account-of-meeting-with-mbs>>; Zahra Aghamohammadi & Ali Omidi, “The Prosp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s Relations In Light of the Khashoggi Murder,” p. 614.

普時期，美國期待沙國在中東穩定與伊朗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即便在哈紹吉事件發生後，川普還是選擇越過國會向沙國出售武器，⁸⁹ 顯然川普將利益置於人道價值之上，因此此時沙國的避險策略不至於太明顯，同時，沙國也延續過去的戰略，以區域強權為目標，並與美國合作，協助打擊「扭曲伊斯蘭教形象的恐怖組織」。

但拜登執政後，2021 年的暫停出售武器正是一個意見分歧之表徵，⁹⁰ 拜登政府認為不能給予沙國「空白支票」，應該重視人權甚至俄烏戰爭等議題，但沙國的論述主軸仍為伊朗與葉門內戰，且開始有「不在乎拜登是否誤解」及「不再與美國政府打交道」等情緒性的語言。不過，沙國並沒有停止與美國的軍購及相關互動；另外則是關於沙國與以色列和解的議題，兩國雖都是美國盟友並反對伊朗，但兩者雙邊往來甚少。近幾年來兩國朝向雙邊關係正常化方向發展，為區域層次結構帶來了一些影響。因伊朗已經習慣美國與沙國的友好關係，但若以色列與沙國合作，則將被伊朗視為威脅並激怒伊朗，而這種威脅將投射回沙國本身，沙國雖然擔心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所以對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相當謹慎，⁹¹ 但沙國仍期待美國與以色列進一步在國防與安全上的合作，並期望美國可以減少對沙國使用其武器的關注度。⁹²

⁸⁹ Dan De Luce, “Trump Bypasses Congress to Push Through Arms Sales to Saudis, UAE,” *NBC News*, May 25, 2019,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trump-bypasses-congress-push-through-arms-sales-saudis-uae-n1010116>>.

⁹⁰ Joe Gould & Aaron Mehta, “Boeing, Raytheon Missile Sales to Saudi Arabia Paused by Biden Administration.”

⁹¹ Bilal Y. Saab & Nickoo Azimpoor, “Peace with Israel Means War with Iran,” *FP*, August 30,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8/30/saudi-arabia-israel-deal-iran/#cookie_message_anchor>.

⁹² Yasmine Farouk, “What Would Happen If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這種謹慎的態度，也在以巴衝突發生後可以看出，沙國政治菁英仍然追求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但是受到民眾對巴勒斯坦同情的影響，沙國對巴勒斯坦的支持越來越反映在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議程中。⁹³ 同時，雖然近日美沙兩國有安全協議的說法，而其協議內容包括允許美國進入沙國領土與領空，以保障美國及區域夥伴的利益，並禁止中國在沙國建立基地及與其展開安全合作，同時促成以色列與沙國進一步的關係正常化，⁹⁴ 但沙國的態度仍是較為謹慎地處理與以色列的關係，並提議重建加薩之可能。

相對而言，沙國對中論述則是逐步加溫，除了在哈紹吉事件後訪中，強調支持中國的反恐與去極端主義的相關作為，呼應中國的立場外，在拜登執政時期，也加大與中國的軍備採購及一帶一路的合作。中國也持續積極地拉攏沙國與伊朗之間的關係，以降低沙國的威脅認知，比方說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三方在北京會面中除了表示「中國願意以這次三邊會議為契機，為沙國和伊朗之間的睦鄰友好注入新的動力，並為促進中東的和平與穩定作出新的貢獻」外，也對於推動兩國關係提出「雙方都應拒絕外部干涉，中東問題由區域自己解

Established Official Relations?” October 15, 2020,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0/15/what-would-happen-if-israel-and-saudi-arabia-established-official-relations-pub-82964>>.

⁹³Jennifer Holleis, “Saudi Arabia Juggles Priorities Amid Israel-Hamas War,” *DW*, February 16, 2024, <<https://www.dw.com/en/saudi-arabia-juggles-priorities-amid-israel-hamas-war/a-68278203>>.

⁹⁴Stephen Kalin & Michael R. Gordon, “U.S. to Offer Landmark Defense Treaty to Saudi Arabia in Effort to Spur Israel Normalization De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9,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us-saudi-arabia-defense-treaty-israel-palestine-e2cc1821>>.

決」，並希望繼續推動三邊合作關係。⁹⁵不過，如前所述，雖然中國是沙國的最大貿易夥伴，也是避險的主要對象，但是扣除石油天然氣的採購後，對沙國而言，反而呈現大量的入超，同時，在伊朗問題上也沒有太多的進展，更多的是中方想要呈現其作為「中東安全促進者與和平推動者」的努力。⁹⁶

再者，雖然沙國與伊朗關係有些許好轉，但目前看不出中國能夠「保證什麼」。如果中東問題由區域自己解決，仍無法完全消除沙國長期對伊朗的威脅認知，則沙國的作為更像是美國並未積極回應中東地區的相關襲擊，導致不安全感上升，⁹⁷進而採取避險策略。對沙國而言，中俄只能是備案，用於要求美國有所作為，但仍不能取代美國，⁹⁸特別是本文分析沙國在川普與拜登執政的差別，當美國願意提出更多承諾時，沙國是毫不猶豫地展現對美國的支持。

⁹⁵“Top Chinese Diplomat Meets Delegation of Saudi Arabia, Iran,” *Xinhua News*, December 16, 2023, <<https://english.news.cn/20231216/50a3aaa4cbe449549829771221a58fcb/c.html>>.

⁹⁶Amrita Jash, “Saudi-Iran Deal: A Test Case of China’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Mediator,”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23, 2023, <<https://gjia.georgetown.edu/2023/06/23/saudi-iran-deal-a-test-case-of-chinas-role-as-an-international-mediator/>>.

⁹⁷Bradley Bowman, Orde Kittrie, & Ryan Brob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Possible Path Forward,” April 28, 2023, *FDD*,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3/04/28/the-united-states-and-saudi-arabia/#easy-footnote-bottom-19-172581>>.

⁹⁸Bradley Bowman, Orde Kittrie, & Ryan Brob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Possible Path Forward.”

表2 沙國對美國與中國的論述走向

| 時間 | 沙國對美論述走向 | 沙國對中論述走向 |
|------|--|---|
| 川普時期 | <p>以美國為主軸</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關心伊朗核武與沙國的自我防衛能力提升 • 支持美方反恐政策 • 支持美國在和平倡議的努力 • 願意在保障巴勒斯坦權益的前提下，與以色列進一步和解 | <p>主要仍是利益的交換</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國為重要戰略夥伴 • 支持一個中國政策與反恐、去極端化 • 相關的言論仍是外交辭令與經濟合作為主（增進互信、投資等） |
| 拜登時期 | <p>維持以國家利益為主的整體戰略</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偏好美方協助，但尋求其他加強防空能力、抵禦伊朗的支持 • 重申夥伴關係，但關係因葉門問題的分歧而惡化 • 擔心伊朗支持下的胡塞組織恐怖攻擊 • 石油減產問題導致關係再惡化 • 沒有停止與美方的軍購政策 | <p>中國作為一個可能選項</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與中國溝通阿富汗及伊朗核問題 • 2030 願景對接一帶一路 • 中國斡旋下與伊朗關係正常化 • 提高對中軍購，減少對美依賴 • 支持中國維護主權完整、反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二、動態平衡與沙國戰略

最後，回到理論層次。根據前述，新古典現實主義並沒有脫離現實主義的傳統，強調國際體系仍具有主要的影響力，只是由於威脅認知的原因，也就是領導者對於包括國際體系的判斷、地緣政治環境的影響（區域的極），甚至是威脅認知所造成的領導人意象，影響了「對誰平衡」的問題。

（一）國際體系仍為主要變項

如前所述，沙國過去的戰略體現了動態平衡的邏輯，面對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與對伊朗及伊拉克的威脅認知，沙國作為非極數國以外部平衡為主，不斷地藉由靠向美國，以制衡不論是伊朗或伊拉克對其

所造成的威脅。但是當美國干預的能力與意願下降，加上沙國本身實力的增強時，將使沙國開始希望成為區域的強權，因此會面臨國際體系與區域的極的雙重考量。在國際體系上，由於中國的崛起使沙國多一個備案，加上中國對此區域沒有立即的威脅，因此與中國改善關係或避險，亦符合動態平衡的假定。

不過，面對美中的競爭關係，使得沙國開始為了未來可能的兩極對抗或多極世界作準備，而採取外部平衡或避險的做法，但是根據本文的分析，沙國對於美國多屬於實質的政策，相對中國的部分雖然有逐漸增溫的趨勢，但尚看不出明顯的轉向。也就是說，此亦符合一開始的假設，即如果美中俄等國的關係最後會走向所謂民主與威權陣營的對抗，那對於非霸權國來說，只能選擇靠邊站的外部平衡，但是如果多極的情況之下，則因為較多不確定性，而沙國並沒有因此放棄與美國的關係，因此其外部平衡也仍是以美國為主，但與中俄保持交往而已。

（二）美國領導人的態度影響了沙國的支持意向

對沙國來說，美國仍是長期的盟友，但受到川普與拜登對沙國支持程度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做法。因此，沙國對美國的論述走向也是起伏不定的，在相關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沙國領導人對於川普的支持給予正面的表態，但是當拜登執政後，則藉由俄烏戰爭的能源需求與中國的介入來與美國議價。惟沙國也沒有拒絕在美國的主導下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特別是在本次以哈衝突發生後，沙國態度相對謹慎，在與美方取得「深化安全、商業、太空與先進技術的雙邊合作」等承諾後，沙國表示「只要時機成熟就可以重啟與以色列的協議」。因此，沙國基本上仍是維持動態平衡的立場，而美沙的關係是穩定中的不穩定（因個別事件）。

相對地，沙國與中國的互動比與美國的互動來得膚淺及表面，因此即便中國現在能對沙國在外部平衡上扮演避險的角色，但美國對於

沙國更為重要。另外，沙國也是俄羅斯的重要目標，儘管與俄羅斯在能源上存在著競爭關係，但是仍尋求俄羅斯對穩定油價的支援，這也是這些國家經濟穩定的關鍵因素，⁹⁹ 由這幾次的油價之爭可以看出，兩國在油價上是有共同的利益。再者，雖然近幾年沙國與俄羅斯有簽署軍事合作協議，反映出沙國有意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但這種合作是基於共同利益的務實考量，¹⁰⁰ 而且雖然俄羅斯與伊朗有密切關係，並在中東區域如敘利亞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威脅對沙國來說仍較小，因此，頂多是如同中國一樣被作為利益交換與可能的避險對象。

簡而言之，對美國的依賴並不能使沙國在每個事件上都支持美國，尤其當損及本國利益時，中國就是其替代選項或被用於警示美國的手段，此戰略不僅實現了沙國的外部平衡，也貢獻於內部平衡（如向中國軍購）。

（三）對伊朗的威脅認知仍會持續干擾政策發展

對伊朗威脅認知仍是影響沙國戰略的主要干擾因素，包括伊朗核武的發展及其後續對沙國與區域的安全威脅，雖然沙國接受中國的協調與伊朗和解，但也只是在區域的多極下，以區域強權為目標的沙國，為了維持現狀所採取的外部平衡作為。

惟沙國對於伊朗的擔憂仍然存在，像是沙爾曼王儲曾將伊朗的

⁹⁹ Yoel Guzansky, “Engulfed in Dispute? The Futur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23, No. 4, October 2020, pp. 99-105,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22/12/Engulfed-in-Dispute.pdf>>.

¹⁰⁰ Robert Mason, “Saudi-Russian Military Cooperation: Signaling or Strategy?” September 3, 2021, *The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https://agsiw.org/saudi-russian-military-cooperation-signaling-or-strategy/>>.

領導人比作納粹，認為其目的就是「控制伊斯蘭世界」。¹⁰¹再者，如前所述，雖然雙方關係有所好轉，比方說在以哈衝突開始之際，沙爾曼王儲就在第一時間致電伊朗時任總統萊希 (Ebrahim Raisi)，¹⁰²但是未來的發展仍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擾。首先就是沙國與美國的安全協議發展，是否會引發伊朗進一步的擔憂；其次則是沙國與以色列的關係，不僅深受美國的期望影響，也同時受到以哈衝突發展的影響。對於區域的可能霸權國之一的沙國而言，採取外部平衡以對抗可能會破壞現狀的伊朗，而與以色列甚至是土耳其合作，都是可能的選項之一。但是，由於 GCC 內部開始產生矛盾，有些國家甚至可能與伊朗和解，進而影響沙國利益，因此內部平衡也是很重要的，而所謂的「沙烏地阿拉伯 2030 願景」開始與伊朗對話，也是在這個脈絡下展開。但整體而言，若在對伊朗的威脅認知仍然不變的前提下，沙國仍會是以「對伊朗平衡」為主軸，若伊朗不願意破壞現狀，則可以進行合作，但仍必須與土耳其及以色列合作，以面對未來可能的不確定性。

伍、結論

本文嘗試從美中競爭的脈絡，來分析沙國的戰略選擇，並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動態平衡的視角進行分析。從上述的分析來看，本文認為，如果只從國際體系層次的角度來看待沙國戰略，似乎會得到沙國在進行避險，甚或是靠向中國的可能結論。但是，本文試圖從論述與經貿往來兩個層面進行拆解，從論述的層面來看，雖然沙國對於中

¹⁰¹. Alaa Al-Din Arafat,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wers in the Gulf Securit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201.

¹⁰². Andrew Leber & Kevin Huggard, “Making Sense of a Proposed US-Saudi Deal,” July 10, 2024,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making-sense-of-a-proposed-us-saudi-deal/>>.

國的言論越來越友好，但是仍以經濟議題居多，政治議題上則多半迎合中方的訴求（如領土與主權、不干涉內政等）。相較之下，沙國對美的主軸仍是以安全的保障為主（包括川普時期對伊朗的擔憂及拜登時期有關葉門與軍購的問題）。另一方面，從經貿的角度來看，本文發現，若扣除大量的石油出口後，沙國其實並沒有想像中因為大量的經貿往來而依賴中國，因此，當面對拜登總統上任時對沙國較為不友好的言論時，其採取與中國友好的避險策略，亦符合沙國領導人對於未來國際體系不確定會走向兩極還是多極與因應美中長期競爭孰勝孰負的準備。但整體而言，仍是採取靠向美國較多、同時友好中俄的做法，此從美沙兩國的安全協議或相關軍備的採購都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在區域多極的情況下，威脅認知與領導人的意象就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伊朗與沙國在中國的促成下關係和緩，也有許多善意的發展，但是美沙安全協議究竟對象是誰、以巴衝突中產生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認知差異所引發的壓力與未來的重建方案如何設計等，都會是未來伊朗與沙國可能的衝突根源，同時，在區域多極的環境下，「今日的朋友可能是明日的敵人」，因此對於沙國的威脅認知上來說，如前段所述，同時採取外部平衡（與區域各國交好）及內部平衡（2030 願景），是在區域多極下自保的最佳途徑。但是結合國際體系與區域體系來看，由於沙國在國際體系上仍是以靠向美國為主，在區域中很難逃脫國際體系對其的限制，因此，若涉及到安全的問題，本文認為最終的可能仍是以對抗伊朗擴張為主軸，並強化自身能力，以確保其在 GCC 內部單極的地位。同時，在中國仍大量依賴中東的石油及在美中競爭的情勢下，安全的考量仍會大於經貿的考量。雖然沙國採取靠向中國的避險策略，但也只是為了要換取美國更多的安全保障，若美國試圖將安全保障與「與以色列正常化」或「加薩重建」等議題相連結時，沙國還是會受到區域多極的影響，保守與謹慎地因應，此也符合本文試圖從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動態平衡的角度進行分析。

在本案例中，雖然國際體系仍是較好的「第一刀」解釋方式，但是環境的極與領導人的威脅認知的「第二刀」解釋方式，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沙國在戰略上的轉變與重點。

收件：2024年2月26日

修正：2024年6月21日

採用：2024年7月18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鄒 磊，2015。《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專書論文

鄭端耀，2011。〈搶救權力平衡理論〉，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頁 69-83。

期刊論文

胡 曉、潘子陽，2021/5。〈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的阿富汗反恐戰略的轉向—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印度洋經濟體研究》（雲南），第 5 期，頁 63-90。

崔進揆，2017/10。〈衝出封鎖線？伊朗與「什葉新月」勢力之建構〉，《歐亞研究》，第 1 期，頁 31-40。

廖舜右、蔡松伯，2013/9。〈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頁 43-61。

鄭端耀，2005/2。〈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頁 115-140。

網際網路

2019/9/26。〈王毅會見沙特外交大臣阿薩夫〉，《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9/26/c_1125043105.htm>。

2023/3/11。〈中華人民共和國、沙特阿拉伯王國、伊朗伊斯蘭共和

國三方聯合聲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311/c64387-32641744.html>>。

2023/7/31。〈沙特是中國在中東地區首個千億美元級貿易夥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307311052185112.html>>。

2023/10/8。〈中國與沙特聯合舉行「藍劍 -2023」軍演 凸顯沙國遊走中美之間的槓桿外交〉，《VOA》，<<https://www.voacantonese.com/a/israel-saudi-china-joint-military-exercise-2023-100723/7301086.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4/15。〈習近平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4/t20220415_10668503.shtml>。

松 仁，2023/3/29。〈沙特政府全面提升與北京關係 批准加入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VOA》，<<https://www.voacantonese.com/a/riyadh-joins-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20230329/7027088.html>>。

陳 岩，2022/12/9。〈習近平訪沙特：中國會否全面取代美國在中東影響力〉，《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3915592>>。

英文部分

專書

Arafat, Alaa Al-Din, 2020.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wers in the Gulf Securit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Fulton, Jonathan, 2020.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London: Routledge.

Ghafar, Adel Abdel & Silvia Colombo, 2021.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Towards A New Pat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Hameed, Sameena, Md. Muddassir Quamar, & P. R. Kumaraswamy, 2022. *Persian Gulf 2021-22: India's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Kingdon, John W., 2003.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New York: Longman.

Lobell, Steven E., Norrin M. Ripsman, & Jeffrey W. Taliaferro,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ziarras, Zenonas, 2022.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Lausanne Syndrom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Cham: Springer.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Yükselen, Hasan, 2020. *Strategy and Strategic Discours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專書論文

Ádám, Éva, 2021. “Popular Sentiments and Elite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Gulf: Iran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in Saudi Arabia,” in Mahjoob Zweiri, Md Mizanur Rahman, & Arwa Kamal, eds., *The 2017 Gulf Cris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ingapore: Springer. pp. 145-162.

He, Kai, 2022. “Polarity and Threat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A Dynamic Balancing Model,” in Nina Græger, Bertel Heurlin, Ole Wæver, & Anders Wivel, eds., *Pol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st, Present, Futur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pp. 45-61.

Ulrichsen, Kristian, 2021. “Evolving Threat Perceptions and Changing Regional Dynamics in a ‘Post-GCC’ Era,” in Mahjoob Zweiri, Md Mizanur Rahman, & Arwa Kamal, eds., *The 2017 Gulf Cris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ingapore: Springer. pp. 131-144.

Wæver, Ole, 2022. “Polarity is What Power Does When It Becomes Structure,” in Nina Græger, Bertel Heurlin, Ole Wæver, & Anders Wivel, eds., *Pol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st, Present, Futur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pp. 23-44.

Walt, Stephen M., 2002.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pp. 197-230.

期刊論文

Aghamohammadi, Zahra & Ali Omidi, 2018/10. “The Prosp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s Relations In Light of the Khashoggi Murder,” *Journal of World Socio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4, pp. 605-632.

Cerioli, Luíza, 2023/6. “Saudi Arabian Strategy Reassessment Since 2003: 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Leadership Via Neoclassical Realist Lenses,”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26, No. 3, pp. 287-303.

Clarke, Michael, 2015/9. “China and the Uyghurs: the ‘Palestinization’ of Xinjiang,”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2, No. 3, pp. 127-146.

Duan, Xiaolin & Shafi Aldamer, 2022/1. “The Saudi Arabia-China Relationship at a Crossroad: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nalysis,”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4, No. 1, pp. 114-128.

Ikenberry, G. John, 2018/8. "Reflections on After Vic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Issue 1, pp. 5-19.

Legro, Jeffrey W. & Andrew Moravcsik, 1999/Fall.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pp. 5-55.

Meibauer, Gustav, Linde Desmaele, Tudor Onea, Nicholas Kitchen, Michiel Foulon, Alexander Reichwein, &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2021/3. "Forum: Rethinking Neoclassical Realism at Theory's E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3, Issue 1, pp. 268-295.

Narizny, Kevin, 2017/Fall. "On Systemic Paradig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 Newest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Issue 2, pp. 155-190.

網際網路

2018/3/16. "Saudi Crown Prince Says Will Develop Nuclear Bomb If Iran Does: CBS TV,"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iran-nuclear-idUSKCN1GR1MN>>.

2019/2/23. "Saudi Crown Prince Defends China's Right to Fight 'Terrorism',"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2/23/saudi-crown-prince-defends-chinas-right-to-fight-terrorism>>.

2019/9/25. "HRH the Crown Prince Receives Phone Call from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Saudi Press Agency*, <<https://www.spa.gov.sa/en/05831a35ac>>.

2019/9/30. "Saudi Oil Attack: All the Latest Updates,"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9/30/saudi-oil-attack-all-the-latest-updates>>.

2019/10/29. "World Reacts to Death of ISIL Leader Abu Bakr al-Baghdadi,"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10/29/world-reacts-death-isil-leader-abu-bakr-al-baghdadi>>.

10/29/world-reacts-to-death-of-isil-leader-abu-bakr-al-baghdadi>.

2020/9/7. “Saudi Arabia Tells US It Wants Fair Solution for Palestinians,”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9/7/saudi-arabia-tells-us-it-wants-fair-solution-for-palestinians>>.

2021/7/16. “China, Saudi Arabia Reaffirm Friendship, Anti-pandemic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Xinhua News*, <http://www.news.cn/english/2021-07/16/c_1310064701.htm>.

2022/7/17. “Biden Disputes Saudi Minister’s Account of Meeting with MBS,”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17/biden-disputes-saudi-ministers-account-of-meeting-with-mbs>>.

2022/10/19. “‘Troubled Marriage’: Oil Spat Unlikely to Break US-Saudi Ties,”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0/19/oil-spat-unlikely-to-break-us-saudi-ties>>.

2022/12/6. “Saudi Arabia and China... Long History, Bright Future Prospects,” *Saudi Press Agency*, <<https://www.spa.gov.sa/en/36c26cde68g>>.

2023/8/17. “Saudi Arabia Inks \$1.33bn Worth of Housing, Infrastructure Deals With China,” *The Cradle*, <<https://new.thecradle.co/articles/saudi-arabia-inks-133bn-worth-of-housing-infrastructure-deals-with-china>>.

2023/12/16. “Top Chinese Diplomat Meets Delegation of Saudi Arabia, Iran,” *Xinhua News*, <<https://english.news.cn/20231216/50a3aaa4cbe449549829771221a58fcb/c.html>>.

Al-Makahleh, Shehab & Giorgio Cafiero, 2022/12/8. “As US Watches On, China-Saudi Relations Grow in Importance,”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12/8/analysis-president-xi-jinping-comes-to-riyadh>>.

Bartlett, Duncan, 2023/11/20. “China and Saudi Arabia: A Partnership

Under Pressure,”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1/china-and-saudi-arabia-a-partnership-under-pressure/>>.

Biden, Joe, 2022/7/9. “Joe Biden: Why I’m Going to Saudi Arabia,”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7/09/joe-biden-saudi-arabia-israel-visit/>>.

Blinken, Antony J., 2023/3/14. “Saudi Arabia’s Purchase of Boeing Aircraf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saudi-arabias-purchase-of-boeing-aircraft/>>.

Borger, Julian, 2020/12/30. “US Approves Sale of \$290m in Bombs to Saudi Arabia,”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dec/30/us-approves-sale-of-290m-in-bombs-to-saudi-arabia>>.

Bowman, Bradley, Orde Kittrie, & Ryan Brobst, 2023/4/28.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Possible Path Forward,” *FDD*, <<https://www.fdd.org/analysis/2023/04/28/the-united-states-and-saudi-arabia/#easy-footnote-bottom-19-172581>>.

Cloud, David S., 2022/3/21. “U.S. Sends Patriot Missiles to Saudi Arabia, Fulfilling Urgent Reque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sends-patriot-missiles-to-saudi-arabia-filling-an-urgent-request-11647822871>>.

Cohen, Zachary, 2021/12/23. “CNN Exclusive: US Intel and Satellite Images Show Saudi Arabia Is Now Building Its Own Ballistic Missiles with Help of China,”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1/12/23/politics/saudi-ballistic-missiles-china/index.html>>.

England, Andrew, Samer Al-Atrush, & Simeon Kerr, 2022/3/25. “Saudi Arabia and UAE Push for More Security Support from U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7dc6dc40-358f-4e30-8e60-b0e36ba27064>>.

Farouk, Yasmine, 2020/10/15. “What Would Happen If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Established Official Rel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0/15/what-would-happen-if-israel-and-saudi-arabia-established-official-relations-pub-82964>>.

Fathollah-Nejad, Ali & Amin Naeni, 2024/3/28. “Iranian-Saudi Normalization One Year On: Tactical Accommodation or Strategic Partnership?” *Global Policy*, <<https://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28/03/2024/iranian-saudi-normalization-one-year-tactical-accommodation-or-strategic>>.

Feith, Dore & Ben Noon, 2022/7/7. “How Biden Can Reverse China’s Gains in Saudi Arabia,” *FP*,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7/biden-china-saudi-arabia-oil-missiles/>>.

Gao, Charlotte, 2019/2/23. “Chinese President and Saudi Crown Prince Hold a ‘Win-Win’ Meeting,”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2/chinese-president-and-saudi-crown-prince-hold-a-win-win-meeting/>>.

Gavlak, Dale, 2021/4/28. “Saudi Crown Prince Calls Kingdom, US Partners Despite Differences,” *VOA*, <https://www.voanews.com/a/middle-east_saudi-crown-prince-calls-kingdom-us-partners-despite-differences/6205162.html>.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2023/11/30. “International Trade 2023,” *General Authority for Statistics*, <<https://www.stats.gov.sa/sites/default/files/ITR%202023E.pdf>>.

Gould, Joe & Aaron Mehta, 2021/2/5. “Boeing, Raytheon Missile Sales to Saudi Arabia Paused by Biden Administration,” *Defense News*,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mideast-africa/2021/02/05/boeing-raytheon-missile-sales-to-saudi-arabia-canceled-by-biden>>.

administration/>.

Guzansky, Yoel, 2020/10. “Engulfed in Dispute? The Future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23, No. 4, pp. 99-105,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22/12/Engulfed-in-Dispute.pdf>>.

Harney, John, 2019/4/9. “Trump Talks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Despite Uproar Over Jamal Khashoggi’s Killing,” *Time*, <<https://time.com/5567185/donald-trump-phone-call-mohammed-bin-salman-khashoggi/>>.

Holleis, Jennifer, 2024/2/16. “Saudi Arabia Juggles Priorities Amid Israel-Hamas War,” *DW*, <<https://www.dw.com/en/saudi-arabia-juggles-priorities-amid-israel-hamas-war/a-68278203>>.

Hudson, John, 2023/6/8. “Saudi Crown Prince Threatened ‘Major’ Economic Pain on U.S. Amid Oil Feud,”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06/08/saudi-arabia-cut-oil-production/>>.

Jash, Amrita, 2023/6/23. “Saudi-Iran Deal: A Test Case of China’s Role as an International Mediator,”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gjia.georgetown.edu/2023/06/23/saudi-iran-deal-a-test-case-of-chinas-role-as-an-international-mediator/>>.

Kalin, Stephen & Michael R. Gordon, 2024/6/9. “U.S. to Offer Landmark Defense Treaty to Saudi Arabia in Effort to Spur Israel Normalization De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world/middle-east/us-saudi-arabia-defense-treaty-israel-palestine-e2cc1821>>.

Kube, Courtney & Dan De Luce, 2018/11/10. “U.S. to Stop Refueling Saudi-coalition Planes in Yemen, Officials Say,” *NBC News*, <<https://www.nbcnews.com/news/investigations/u-s-stop-refuel>>.

ing-saudi-coalition-planes-yemen-officials-say-n934726>.

Leber, Andrew & Kevin Huggard, 2024/7/10. “Making Sense of a Proposed US-Saudi Deal,”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making-sense-of-a-proposed-us-saudi-deal/>>.

Lubold, Gordon, Nancy A. Youssef, & Michael R. Gordon, 2021/6/18. “U.S. Military to Withdraw Hundreds of Troops, Aircraft, Antimissile Batteries From Middle Ea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military-to-withdraw-hundreds-of-troops-aircraft-antimissile-batteries-from-middle-east-11624045575>>.

Luce, Dan De, 2019/5/25. “Trump Bypasses Congress to Push Through Arms Sales to Saudis, UAE,” *NBC News*,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trump-bypasses-congress-push-through-arms-sales-saudis-uae-n1010116>>.

Mason, Robert, 2021/9/3. “Saudi-Russian Military Cooperation: Signaling or Strategy?” *The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https://agsiw.org/saudi-russian-military-cooperation-signaling-or-strategy/>>.

Nahmias, Omri, 2020/1/29. “Saudi Arabia, Egypt, Qatar, UAE Welcome Trump Peace Plan,” *The Jerusalem Post*,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saudi-arabia-egypt-qatar-uae-welcome-trump-peace-plan-615752>>.

Ng, Abigail, 2021/9/9. “Saudi Prince Says the U.S. Should Not Withdraw Patriot Missiles from Saudi Arabia,” *CNBC*, <<https://www.cnbc.com/2021/09/09/saudi-prince-us-should-not-pull-patriot-missiles-from-saudi-arabia.html>>.

Nissenbaum, Dion, Stephen Kalin, & David S. Cloud, 2022/3/8. “Saudi, Emirati Leaders Decline Calls With Biden During Ukraine

Cr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udi-emirati-leaders-decline-calls-with-biden-during-ukraine-crisis-11646779430>>.

Ottaway, David, 2024/3/9. “Saudi-Iranian Relations Restored but Remain Tense,”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saudi-iranian-relations-restored-remain-tense>>.

Robertson, Nic, 2020/11/9. “Saudi Arabia Preferred A Trump Win. Their Fears of a Biden Presidency May Be Well-founded,”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09/world/saudi-arabia-trump-biden-presidency-analysis-intl/index.html>>.

Saab, Bilal Y. & Nickoo Azimpoor, 2023/8/30. “Peace with Israel Means War with Iran,” *FP*,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8/30/saudi-arabia-israel-deal-iran/#cookie_message_anchor>.

Secretariat General of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2022/12/9. “Statement of the Riyadh Summit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GCC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udi Press Agency*, <<https://www.spa.gov.sa/en/20a265ac44u>>.

Sheppard, David & Derek Brower, 2022/10/5.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Plan Deep Oil Cuts in Defiance of U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476d8174-1ad5-4dbe-8092-37853b2a7673>>.

Standaert, Michael, 2019/2/22. “Saudi Arabia Strikes \$10bn China Deal,”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19/2/22/saudi-arabia-strikes-10bn-china-deal>>.

TASAM, 2022/11/3-4. “Post-Security Dilemmas, Integrations, Models and Asia,” *TASAM*, <https://tasam.org/Files/Etkinlik/File/VizyonBelgesi/IGK8_Vizyon_EN_pdf_4cf611e0-b5f9-4d4e-821a-901fd5082d26.pdf>.

Turak, Natasha, 2023/6/13. “Saudi Arabia and China are Part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and Their Mutual Interests Are ‘Strong and Rising,’ Minister Says,” *CNBC*, <<https://www.cnbc.com/2023/06/14/china-and-saudi-arabia-are-part-of-a-multipolar-world-order-minister.html>>.

Ward, Alex, 2018/11/21. “Why the US Won’t Break Up With Saudi Arabia Over Jamal Khashoggi’s Murder,” *Vox*, <<https://www.vox.com/2018/10/18/17990546/trump-jamal-khashoggi-saudi-arabia-history-murder>>.

Wezeman, Pieter D., Justine Gadon, & Siemon T. Wezeman, 2023/3.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2,” *SIPRI*,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23/sipri-fact-sheets/trends-international-arms-transfers-2022>>.

The White House, 2019/6/28.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Crown Prince Mohammad Bin Salman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efore Working Breakfast,” *The White Hous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crown-prince-mohammad-bin-salman-kingdom-saudi-arabia-working-breakfast-osaka-japan>>.

The White House, 2022/3/20. “Statement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Houthi Attack Against Saudi Arabia,”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20/statement-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houthi-attack-against-saudi-arabia-2>>.

Wood, Graeme, 2022/3/3. “Absolute Power,”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4/mohammed-bin-salman-saudi-arabia-palace-interview/622822>.

Yaakoubi, Aziz Ei & Maha El Dahan, 2023/6/11. “Saudi Arabia Seek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gnores’ Western Worri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gcc-china-free-trade-deal-must-protect-emerging-gulf-industries-saudi-minister-2023-06-11/>>.

Threat Perception and Saudi Arabia's Strategic Choices

Shun-wen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Bing-cheng Kuo

(Master's Student, M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ath)

Abstract

In 2022,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visited Saudi Arabia successively, influencing Saudi Arabia's future policy direction and prompting speculation that its policy was influenced by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t has even been suggested that Saudi Arabia could lean toward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audi Arabia's strategic choices and analyzes Saudi Arabia's strategic direction through the "Dynamic Balancing" research approach from "Neoclassical Realism." It show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polarity" restrict countries' ability to adopt external or internal balance. However, threat perceptions determine what countries do to balance and how to balance. In the past, Saudi Arabia was a crucial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relationship was affected by the Khashoggi murder. Did the incident influence Saudi Arabia's policy direction, or was it only consistently hedging?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an

introducti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Dynamic Balancing, discourse analysis toward the U.S. and China after the Khashoggi incident, threat perceptions and Saudi Arabia's strategy, and a conclusion. It finds that Saudi Arabia is affected by the pola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ystems simultaneously. Facing an uncertain futur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ipolar or multipolar), Saudi Arabia seek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China to increase its bargaining pow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s threat perception mainly concentrates on how to balance Iran.

Keywords: Saudi Arabia, U.S.-China Competition, Neoclassical Realism, Dynamic Balancing, Threat Perception